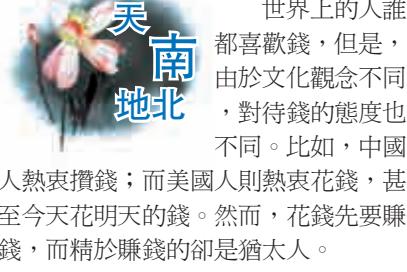


猶太人的賺錢術

冀北仁



世界上的人誰都喜歡錢，但是，由於文化觀念不同，對待錢的態度也不同。比如，中國人熱衷攢錢；而美國人則熱衷花錢，甚至今天花明天的錢。然而，花錢先要賺錢，而精於賺錢的卻是猶太人。

猶太人只佔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三，但他們卻賺取了世界上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財富。全球最有錢的企業家，猶太人竟佔一半。可以說，猶太人是世界上最會賺錢的人群，猶太人被稱為「世界第

一商人」。

為什麼猶太人最會賺錢呢？有人說，他們懂得賺錢的哲學，也有人說，他們掌握了豐富而系統的賺錢經驗和智慧。應該說，會賺錢的人都很精明，儘管買的沒有賣的精，但其實誰也不傻。只是富就有富的理由，老天爺也不一定就偏袒猶太人。猶太人最會賺錢，除了猶太人最精明之外，猶太人最勤勞、最堅忍也是最重要的理由。我們都知道二戰時，猶太人經歷過滅族的災難，但他們並沒有倒下，依然是一個偉大的民族、一個被尊敬的民族。在美國二百名最有影響力的名人中，猶太人佔一半；在美國文學、戲劇、音樂的一流作家，猶太人佔百分之六十。

猶太人集精明與智慧於一身。然而，最會賺錢也得遵循市場規律，有人說猶太人有賺錢術，我也認同這樣的觀點。但是，在互聯網時代，最能賺錢的賺錢術不是秘密，只是我們一般人做不到或做不好而已，像人們給猶太人總結的十條賺錢秘密，也是我們很多人的致富絕招。比如，為女性服務，為嘴巴服務，都是我們的熱門行業。現在女性服裝、兒童服裝的生意都比較好做。過去

飲食生意就很好做，中國是一個很講究飲食文化的民族，吃的生意都火爆，如果是兒童吃的生意更是最能賺錢。

以前中國人都很懶人，不願去做生意，但是現在不同了，北方南下謀生的人越來越多。猶太人「做四方的生意，賺取八方的錢財」，中國人也是如此，北方人要去南方，同樣南方人也往北方發展。猶太人為錢走四方，中國人也可以為錢走天下。在我看來，猶太人精明，中國浙江人也不弱，有煙燭的地方就能看到浙江人的身影。浙商，也是中國的品牌。

開源節流、用腦去賺錢、惜時如金、誠信是根本的賺錢術，這也是中國人的生意經，幾乎每個商人都懂得，並沒有多少技術含量。還有靠資訊搶佔先機、善於整合資源，這都是現代商業的必須，要創新要打信息戰是互聯網時代商業的特點，商業必須「互聯網+」。

猶太人會賺錢能賺錢，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，但我們未必需要對猶太人的賺錢術就那麼「畢恭畢敬」，因為猶太人的賺錢術也是我們的生意經，甚至是生意人都懂的賺錢術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為什麼猶太人就能利用這樣的賺錢術賺錢，而我們就沒有猶太人做得那麼好呢？這就不得不說到我們的文化和價值觀的問題了，猶太人真的以誠信為本，而我們做的也就是百分之六十、百分之八十，絕對不夠百分之九十。猶大人真的把消費者當上帝，而我們的商人對消費者還是缺乏誠意的，甚至坑蒙拐騙充滿了欺詐。商場如戰場，但也要有互利互惠的原則，你不誠心對待顧客，顧客也不必給你好臉色。光想自己利益的商人絕不是好商人，更談不上會賺錢了。商如其人，人好商就好，這才是真正的賺錢術。

碩德耆宿數俞律

肖 飛



金陵歷史厚重

，又趨於沉穩，根

子在於這裏長久以

來的飽學之士都低

調地藏匿其間，大

隱於市，悠然自得

於心中的半山之園，年屆九十的碩德耆

宿俞律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，最近我

隨書界朋友登門造訪過俞老。

二十五年前，我會和俞老參加過《南京日報》的一個小型筆會，俞老自然不再記得。那時，我是剛過而立，而俞老已是金陵大儒，文章、詩詞、書法、繪畫、京劇，無一不精，我是十足的忝列門牆。因為敬重，故至今不忘。出生於書香之家的俞律，是位不折不扣的雅家，他似乎對所有的文化現象都有濃厚興趣，用現在的話說，就是「玩」得精緻，並不想劍走偏鋒而獨樹一幟。而今，老先生鶴髮童顏，談吐敏捷，這大約要歸功於他的精神世界裏所穿透出的文化氣息。文化精神不是用錢買來，而是家族世代精神的傳承以及自我的不斷修煉，遺憾的是而今已鮮有所見。

十多歲時，俞老就是上海灘京劇鐵桿老生票友，演過《空城計》、《轅門斬子》、《打漁殺家》、《雙獅圖》等。他以老譚（譚鑫培）為基礎，兼採汪桂芬、孫菊仙、余叔岩、高慶奎，追蹤質樸，感情真摯，於豪放中見韻味，有高古之風。文藝理論家、學者王元化當年偶然聽到俞律的清唱錄音，讚曰如聞空谷足音。不久前，《俞律唱腔選》由上海聲像出版社推出，被圈內視為一次對傳統文化極有價值的打撈。

俞律的京劇藝術得蘇少卿先生實授。年輕時，他以秘書身份得以向蘇少卿學習皮黃。蘇少卿的女婿是大畫家李可染，和俞律私交甚篤。李可染的長女李玉琴整日不離外祖父左右讀書學畫，俞律見其聰秀，便和李可染說：「我們不做朋友做翁婿吧。」就這樣，李可染成了俞律的岳丈。李玉琴，為人和藹，俞律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，「文革」後平反，中間二十多年顛沛流離，兩人互相扶持，琴瑟和諧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不改對京劇的喜好，正如他自己所說：「我還要繼續闊步登台，唱給地球聽，我是永遠跟着它轉的小孩！」

文學方面，俞律的文字更多是走開拓路徑，以隨筆、詩歌為主，也寫小說，但心思並不在此處。他並不企望着一文而天地動，更強調把文學作為一件高雅的事情來做，寧可食無肉，不可居無文，一副竹林七賢高尚文人的樣子，這也許和他的父親當年是鴛鴦蝴蝶派的人物有關，俞律著有《湖邊集》、《浮生百記》、《菊味詩鈔》、《秦淮戀》

凌晨的勞動者

嚴輝文



在五月一日之前的十天裏，國務院客戶端用鏡頭記錄下了一座城市從何時甦醒——那裏有凌晨兩點還在轟

鳴運轉的印刷廠，四點鐘亮街頭第一盞燈的早點攤，五點鐘開始首班運行的地鐵與公車，還有那些從日出前就開始投入忙碌工作的工人、攤主、快遞員、司機……

在勞動節期間，用記錄短片的形式，記錄早起或者不眠的勞動者，目的顯然既向所有勞動者致敬，更是讓世人了解為了「沉睡的大多數」，一個城市有多少人在起早貪黑默默地付出。

從工作和謀生不必晝夜顛倒，或者不需要日夜加班這一點來看，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是幸運的。對於這樣幸運的「沉睡的大多數」來說，如果不是特殊的需要，可能永遠

「白天不懂夜的黑」，永遠不知道，為了城市的寧靜和美麗，又有多少人付出了更為艱

辛更為忙碌的勞動和創造。

毫無疑問，用記錄片的形式，記錄凌晨為城市而勞動的先覺者、未眠人，讓更多的人知道當自己熟睡的時候，有多少人唯恐有點滴疏忽而在三更半夜跟時間賽跑，又有多少人懷揣希望小心翼翼地開啓着城市的黎明

，總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。

從人的生理特點來看，恐怕沒有多少人喜歡夜間勞動。一方面保持城市運轉，另一方面又盡可能照顧城市的寧靜；一方面需要

在寶貴的夜間時段爭取效益，另一方面又要盡量不打擾他人的安眠，這種奉獻精神本身就十分難得。由徹夜未眠或者半夜即起的工人、賣菜人、快遞員、司機、環衛工、早餐

廳員工、急診醫護人員、夜班編輯、機動記者等角色所組成的龐大勞動大軍，是城市流水線上默默耕耘的角色，是現代化軌道上一顆顆不可或缺的螺絲釘。他們的勞動無疑是更值得讚美的。

凌晨時分的城市勞動者，是城市品質的保證，是一個城市真正的脊樑。在現代化的

語境下，城市的熱鬧和繁華不是來自大自然的饋贈，需要許多人的接力付出。城市現代化轉型的接力棒，早已不是夜間棄置黎明再另行檢起的。城市的平安，更是一種告別和遠離了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的田園景觀的現象。

在某種意義上講，城市的偉大是源於夜間勞動的偉大，城市的榮光是夜間勞動者的榮光，城市的品質是由夜間勞動者的品質來決定的。

凌晨時分的城市勞動者，是城市性格的象徵，是一個城市真正的良心。所謂夜色闌珊、萬家燈火、不夜之城表明，從時間的概念上講，城市與鄉村之區別，現代化都市與農耕社會之區別，關鍵在夜晚的光亮。而說到城市性格的差異，我以為關鍵又在凌晨。比如許多城市能夠實現突飛猛進的發展，凌晨時分的城市勞動者同樣是最有說服力最應該被讚美的。我希望並相信，凌晨的勞動是美麗的，凌晨的城市管理是有良心的，而凌晨的利潤中每一分錢都是充滿道德血液的。

人在哪裏 哪裏是家

禾 刀



或許會被《回家：中國留守報告（黔西南閱讀）》一書深深觸動，所以對這本以家為主題的非虛構新作抱

有同樣的期待。

作者航月生於大西北，數十年來，她從貧瘠的大西北巴里坤大河鄉出發，一路走過哈密、烏魯木齊，再南下廣州，最後選擇在以「移民」著稱的深圳安家落戶。

她把離開家鄉後在城市路途中重識的故鄉、遊歷的村莊、相遇相知的他鄉人整理成這本紀實的鄉村散文集《何以為家》，帶着讀者重回鄉村，重覓內心久遠的味道、顏色、歷史，以及村莊厚重的鄉土文化和我們每個人賴以生存的生命元素。

在完成自己命運大遷徙的同時，作為媒體工作者，航月的足跡還遍布祖國的江河湖海、大城市還有偏僻的鄉村，這其中既有因為工作的需要，有時也僅僅是為了尋找心靈的慰藉，比如她會前後數年多次往返貴州的窮困山區，為的就是傾聽那裏的留守兒童的心聲。

作為特殊年代的「支邊二代」，也因為數十年來的一路奔走，航月身份認同始終顯得有些模糊：「在遠離父母親江蘇語言的巴里坤，我沒有學會地道的江蘇話。在母親扎根的新環境裏的巴里坤，受近距離強悍的江蘇話的干擾，我也沒學會地道的巴里坤話。」

語言不僅僅是心靈的窗戶，還是我們文化認同的紐帶。如果說在巴里坤航月覺得缺乏身份認同感，那麼在已生活多年的深圳，感覺缺乏的卻是歸屬感。兩種游離始終伴隨着她的腳步，即便後來她自學了粵語，仍舊無法真正弄懂當地複雜的方言

——一位潮州女孩不經意冒出的幾句日常俚語，輕易將她的身份拋得老遠。

普通話只是幫陌生人搭起了溝通的橋樑，而真正實現文化認同的往往是那些親切得不能再親切的鄉音。在無法練就純正的土語後，航月一路奔走，每回望身後的故鄉，總覺得親切之中似有一層無形的隔膜。伴隨着一路繁忙的腳步，這種隔膜感不斷層層累積，最終遮住了她那通往「家」的視線——靈魂上的家到底在哪裏安放？

家，是巴里坤，是哈密，是烏魯木齊，是深圳，或者都不是。許久以來，她以為「家」就是記憶中巴里坤大河鄉母親曾經起早貪黑的老房子。數十年後，當再次回到大西北的巴里坤，航月發現村子的地貌雖然依舊很熟悉，但那些熟識的臉龐已經消失得差不多。那裏只能存入記憶，顯然無法安放她靈魂上的那個「家」。

為了融入南方的都市生活，航月借助

媒體工作，努力融入當地人的生活，甚至學起了粵語，看似越來越像南方人，但細膩和敏感的文字依然無法隱藏她那內心的飄泊感。她的努力並非沒有意義，但她的經歷註定了「家」的概念隨着腳步總會不斷變化。待到習慣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航月猛然回首時，才發現曾經的「家」要麼淪為故鄉，要麼變成家鄉。無論故鄉還是家鄉，與其說象徵的是一種時光荏苒，不如說是一種情感距離的印記——因為遠離所以才會有故鄉，因為想念所以才會有家鄉。

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靈魂的村莊，是《詩經》裏的河之洲，是杜甫詩裏的茅屋，是陶淵明詩裏的田園，是孟浩然的《過故人莊》裏的田家，是余光中詩裏的鄉愁。置身今天這個大變革的時代，像航月



▲《何以為家》，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上月出版

這樣一直奔走的人不計其數。一直在行走，行走就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好的「家」。這意味着像航月這樣有可能陷入「家」的迷者同樣不計其數。

迷茫，是因為我們渴望太多的認同或者歸屬，總是習慣把自己納入到一種既有秩序之中。如果我們換一種心態想想，我心安處是故鄉，人在哪裏，哪裏是家，哪裏不能安放我們的飄泊靈魂呢？

家，有時是一棟房子，有時是一個空間，有時又是儲存於一個地方的記憶，有時還是對過往花草樹木、左鄰右舍的依戀……並不是所有的人生疑惑都有答案，並不是對「家」的所有反窺都那麼令人傷感。一路奔走，至少我們還有激越的人生體驗。

閩西古城長汀

許 揚



新西蘭作家路易·艾黎說：「中國有兩個最美麗的小城，一個是福建的長汀，一個是湖南的鳳凰。」

筆者近赴福建，專門取道閩西，前往長汀體驗這座久負盛名的古城風韻。長汀又名汀州，為閩贛兩省的邊陲要衝，唐開元二十四年始置汀州，「天下之水皆東，惟汀水獨向南，南，丁位也。」故得名。至清朝中晚期，在城外形成營背街、橋下壩街以及其他衆多街巷，至此，汀州城基本定型，成爲

閩西最大城市。長汀素有「客家大本營」和「客家首府」之稱，每年都有大批港、澳、台及東南亞各國的客家人來此尋根。繞城而過的汀江更被喻為客家人的母親河。長汀也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福建的古代文明發祥地之一。

悠久的歷史給長汀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，如巍峨聳立的唐代城樓三元閣、唐代大曆四年修建的古城牆、獨特罕見的唐宋「雙陰塔」古井；此外還有大批「紅色」遺址：長汀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舊址、中央紅軍醫院舊址福音醫院、周恩來舊居——中華基督教

▲汀州古城牆，依山傍水，環抱全城

網絡圖片

